

业务学习

4

1980

中国戏剧家协会福建分会

目 录

- 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九日，五月十七日）……………周恩来（1）
- 在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于紫光阁）……………陈 毅（9）
- 总结经验 立志改革——谈谈当前的戏曲改革工作
……………《人民日报》评论员（33）
- 当前戏曲剧目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赵 寻（38）
- 戏曲结构纵横谈……………范钧宏（48）
- 丹青胜似素山河——传统戏曲时、空处理的艺术特色
……………鲁 田（75）
-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沈 默 陈 雷（85）

关于昆曲《十五贯》 的两次谈话*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九日，五月十七日)

周 恩 来

四月十九日的讲话

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

我们不但要歌颂劳动人民，揭露反动的统治阶级，也需要象《十五贯》这样的戏。不要以为只有描写了劳动人民才有人民性。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人民在那个环境中，没有办法摆脱困难，有时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历史上的事情，正如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事，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看起来也是很可笑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是需要做的。比如打仗，到那时人们看起来会感到很奇怪，可是我们现在有时还得打仗。

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犹如小孩从母体中生产出来

*周恩来同志观看浙江省昆苏剧团的《十五贯》后，作了两次讲话：第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广和剧场看完演出到后台看望剧团同志们时的讲话；第二次是同年五月十七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的《十五贯》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样。我们还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官僚主义就是这种残余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比戏中的巡抚①还严重，这巡抚是我们的镜子。《十五贯》中《见都》一场那面堂鼓就很好嘛。你要见他，他官僚主义，不见你；你一击鼓，他就只好出来了。虽然这并不完全是事实，但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种愿望。我们现在有些官僚主义者甚至在“击鼓”后还不出来。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恐怕连这个巡抚都不如呢！这很危险。况钟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这是符合于唯物主义思想的。

毛主席说的百花齐放，并不是要荷花离开水池到外边去开，而是要因地制宜。有的剧种一时还不适应演现代戏的，可以先多演些古装戏、历史戏。不要以为只有演现代戏才是进步的。昆曲的一些保留剧目和曲牌不要轻易改动，不要急，凡适合于目前演的要多演，熟悉了以后再改。改，也要先在内部试改，不要乱改，不要听到一些意见就改。

老演员年岁大了就要走下坡了。我们希望下一代比我们好，要好好教他们。我们犯过的错误，不要让他们再犯。青年的热情很可贵，但没有经验，有时象一阵风。舵还得要老同志把。

演员学习文化很重要。主要学语文，结合学些历史、地理、数学等。

昆曲的表演艺术很高，只要你们好好努力，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五月十七日的讲话

《十五贯》轰动了全国，是有它历史原因的。昆曲受过长期的压抑，但是经过艺人们的努力奋斗，使得这株兰花重

加芬芳了。由于它土生土长，到底还是经得起风吹霜打的，现在又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应该承认，“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后，我们还没有圆满地执行，昆曲在解放后多年来受轻视，就是一例。这说明我们的成见还很多。北京有两个著名的北昆演员，我们虽也叫这些老艺人教徒弟，但没有提倡昆曲。浙江昆苏剧团是自己奋斗出来的。在解放前，他们为了继承发扬昆曲艺术，曾组织了小剧团，到处流浪。解放后，他们继续奋斗，终于受到了重视。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只要奋斗，就有出路；不奋斗，就无法生存。在我们的新社会，只要你在正确的道路上奋斗，是会产生成果的。决定性条件是自己奋斗。当然，基本的大前提是现在社会变了，但主要还得靠自己努力。粤剧也是受了批评以后奋斗出来的。广东粤剧团代表在中南区会演时受了批评，参加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后，回去就革新。一九五四年我看了粤剧，演得比较好，有很大进步。现在行家马师曾回来了，气象就更不同了，更提高了。粤剧也有它自身的发展历史。过去我们只看到它的缺点，要求过高，对粤剧的艺术性和人民性忽视了。现在他们埋头苦干，不怕受挫，和老艺人结合搞改革，局面立即改观，使粤剧发出了新的光彩。两个剧种的成绩，都是奋斗不息的结果。《十五贯》和《搜书院》在政协礼堂演出很受欢迎，剧场加座了，真是公道在人心。昆曲是江南兰花，粤剧是南国红豆，都应受到重视。

昆曲的改革可以推动全国其它剧种的改革，你们的奋斗可以转变社会的风气。《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全国戏剧观摩演出有收获，但这次演出更有典型性，应该庆贺和传播，在报纸上多加宣传，予以表扬。这是第一点。

第二,《十五贯》是从传统剧目②的基础上改编的,改得切合了历史主义的要求。它改得恰当,没有把不符合历史的思想和现代词句硬加进去。原来的本子从“熊氏二难”③写起,改编后发展了。况钟、周忱在历史上是有的④。周忱写得到家,况钟的实事求是合乎历史,过于执也写得恰当。剧本的水准很高,文化部评价低了。《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有人认为,历史题材教育意义小,现代题材教育意义大。我看不见得,要看剧本如何。现代戏如果写得不深刻,教育意义也不大。比如最近演的一个话剧,写得很实际,但艺术性都还不够高。有的戏过了时,就不能持久。这说明加工修饰,提高水平是必要的。再说,《十五贯》还可以再改,但大体上水平是高的。《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人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这个戏公安人员看后感动极了,对党政各级干部,对广大群众都有教育意义。

第三,《十五贯》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这个戏的表演、音乐等,既值得戏曲界学习,也值得话剧界学习。我们的话剧,总不如民族戏曲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有些外国朋友认为,中国话剧还没有吸收民族戏曲的特点。现在有些话剧团准备演《十五贯》,这是好的。中国话剧的好处是生活气息浓,但不够成熟,话剧台词就象把现在的说话搬上了舞台。演员要注意基本训练和艺术修养。戏曲要能听,还要能看,这才算全面。演

戏曲要有很好的修养。要有领导。要集中人材。现在有些老演员不演戏了，但仍要尊重他们。要有“种子”，每个剧团有三几个好演员。主角可将配角带动，传淞、传瑛^⑤是这样做的。我们提倡集体性、统一性，演出要互相配合，个人与集体结合起来，在集体中发挥个人作用。过去的宫廷供奉只是个人表演，是最糟糕的。

第四，《十五贯》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榜样。这个剧本是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型。它不只在昆苏剧团可以采用，在有条件的时候，其它剧种也可以采用，但不要勉强。如果真的所有剧团都来演，也就没有人看了。可以先后不同地试试，能演则演，也可修改。老舍已经改了，可以试一下。不能说昆苏的就是标准本，各种版本都许可。这个戏在国外也有影响，有些国家的大使和政法专家也来要剧本。可以出国去演，首先是昆苏剧团，其它剧团也可以去。

古今中外都有好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不要认为古的东西没有演头。昆曲有很多剧目，要整理改革。很多民族财富要好好发掘、继承，不能埋没。只要大体好，有些缺点也无妨，首先要有人民性，要站在同情广大人民的方面。我们把历史的东西搬出来，是否就背离了现实呢？要看作品的内容。封建制度是坏的，但统治阶级也不是一无好人，尽管他们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时的人民对这些人还是歌颂的。况钟是官，但同情人民，这就难能可贵。林冲逼上梁山，延安时称赞了这出戏。革命是逼出来的，从统治阶级营垒中背叛出来的人更是逼出来的，这有什么奇怪呢？写历史题材，不一定光写劳动人民。

历史剧总是塑造典型，不是照搬历史上的真人。况钟在

历史上实有其人，但戏里的况钟是典型的，没有受真人真事约束。正史上的周忱是好的，但戏中的周忱有些不同，人们可以根据传说进行修改。批判戏里的周忱是对的。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还是要塑造典型。宋景诗也是如此，人民对他的看法和史书上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我们不能拘泥于历史。迁就事实，塑造不出典型，是错误的。剧本受事实束缚，就难以写好。现代革命斗争的史实，不一定都照搬到舞台上和银幕上，这有困难，写出典型就行了。《十五贯》没有受这种束缚。

我们搞艺术，不要只是搞一种单调的东西，要善于吸收，对外国的也是这样。一个民族和国家，其所以能够存在，总有它一些长处。尽管以往的社会制度一再改变，但人民是永生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民总是有自己的优秀的东西。我们要学习别人的东西，但要防止盲目性。只有学到了家，才能说是吸收。昆曲和其它剧种都要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点，也要把别人的长处吸收过来。要把人家的化为自己的，化得使人家不觉得。出国访问是个学习的好机会。以前常出国的只是京剧，以后其它许多剧种经过努力也可出去。出国剧目不能光是那几个。几十个国家都来邀请我们，我们的外交也要靠文化和贸易，这是件重要任务。

第五，《十五贯》的思想性很强，反对主观主义，也反对官僚主义。封建时代的官僚主义是很坏的，主观主义也草菅人命。今天干部的主观主义也很误事，性质是一样的，思想方法差不多。主观主义需要官僚主义的庇护，如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能这么厉害。巡抚是个官僚主义者，代表了朝廷。戏通过两相对照，称赞了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正义的作风。提倡实事求是，是戏的一条主线。这个戏

还批判了旧社会的五毒（赌、嫖、偷、杀、骗）恶习，娄阿鼠是很毒的，我们不须问他的出身。这种人在破落地主中往往更多些。五毒恶习尽管更多地存在在剥削阶级中，但在一些劳动人民身上也是有的，这是受了剥削阶级的影响。不能说凡是坏人都是封建剥削阶级出身。所以，娄阿鼠的家谱可以不交代。这个戏还赞扬了群众公论和社会同情的力量。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但有时也会被打压下去。所以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个戏也批判了酗酒等坏习气。油葫芦的性格写得好，他乱开玩笑，闹出了乱子。

正义的线贯串在人民身上。在旧社会，劳动人民身上有不少好东西，但在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身上也有好的东西。尽管我们对整个封建的剥削制度是否定的，但他们有些制约的办法也还有可取之处。如戏中这样表现，况钟去见周忱，周忱不见，况钟击鼓，他就不敢不见了。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况钟把金印拿出来，周忱不敢接受。击鼓、退印，就是况钟对付周忱的办法。现在有个风气，对领导不称首长就会有人怪。目前我们所谓保卫首长的某些办法是有缺点的，老百姓想见做“官”的多难呵！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最后，希望你们这次成功不要带来了骄傲，要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继续前进。希望各个剧种都能发展，在世界的文艺花园里增添我们的花朵。

① 巡抚，指剧中人物江南巡抚周忱。

② 浙江昆苏剧团的《十五贯》，是根据明末清初朱雉（素臣）的《十五贯传奇》改编的。

③ “熊氏二难”，指《十五贯传奇》所写熊家二兄弟。熊友蕙因邻居锦郎误食毒药身死而受牵连，山阳县正堂过于执误判其为通奸杀人，打入死牢。熊友蕙之兄熊友兰在外得悉弟之不幸，借钱十五贯回去营救，途遇苏戍娟同行，而苏之父油葫芦恰被姜阿鼠盗窃十五贯时所杀。由于钱数相同，熊、苏二人也被过于执（已升任常州府理刑）误判通奸杀人，处以死刑。苏州知府况钟复审时，通过实地察访，申雪了冤狱。浙江昆苏剧团改编的《十五贯》删去了熊友蕙的情节，清除了况钟梦惊等迷信色彩，加强了调查研究的成分。

④ 况钟，明宣德年间苏州知府，史传“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周忱，明宣德年间“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均见《明史·本传》。

⑤ 王传淞同志在《十五贯》中扮演姜阿鼠，周传瑛同志扮演况钟。他们是昆苏的优秀表演艺术家。

在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于紫光阁)

陈 毅

开 始 的 讲 话

今天发表一点个人意见，不代表组织。不是什么决议，只作参考，不要听了就去改，也不要那么紧张。

首先讲一讲局限性问题。不仅过去时代有局限性，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局限性。封建阶级有局限性，资产阶级有局限性，无产阶级也有局限性。我们只能尽量做我们这一代所能做到的事，不是说一切事情我们都能够做。我们现在不仅能够看到太阳系，而且可能到月球、火星上去，但是太阳系以外的东西就可望而不可及了。毛主席有这样两句诗：“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见《送瘟神》）这就表明我们是有局限性的，——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只能做到这个程度。我们今天只能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思想虽然可以伸展到共产主义，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萌芽，看到共产主义必不可免地要到来，可以去想一些共产主义社会的

事，但这究竟还不是现实。今天，在农业方面，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产主义，刮共产风，犯了错误，毛主席和党中央正在进行纠正。我们怎么能够没有局限性呢？我们可以设想，也许过了一百年、两百年之后，有人会批评我们，说我们这样不对，那样不对。现在人们对人民大会堂交口称誉，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会有人批评它的设计、施工有错误。

我很喜欢看《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和《哲学》专栏。我看到其中有些文章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李清照当然有她的局限性，她不能超过那个时代去解决问题。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的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我们要看到古人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肯定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教训。胡适之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是他在提倡白话文、提倡新诗、使它们成为文学正宗这一方面是有功绩的。这一笔在文学史上是不能抹煞的。只有这样看，才能服人。过去音乐界有些同志，因为贺绿汀说黄自是他的恩师，就大整贺绿汀，我就替贺绿汀打抱不平。贺绿汀受过黄自的培养，称“恩师”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又犯什么法呢？宪法上也没有这么一条。黄自对中国的新音乐是有贡献的，虽然他还没有认识到要使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但这不是他的错误。我现在有一种恐慌，也许是无谓的恐慌，就怕我一闭眼睛，人家把我的什么历史都抄出来，造我许多谣言。我有些害怕。我的一生也有许多忧患，并不那么顺利。当然，把我说的那么好，我也不赞成。我只求那时对我有一个公正的评判。《阅微草堂笔记》（清·纪昀作）这本书要看。其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行路，经过一座坟，他就在坟边睡着了。那座坟里埋的是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当时做过什么总督。他睡着以后，

就做梦到了坟里，同那个人见了面。他对那个人说：“你死了许多年，很多人都回忆你哩！”那人说：“你不要这样说了。我今天见到你，很高兴；希望你回去把我的神道碑文抹掉，因为那上面的字写得很好，文章也做得很好，每个人走过都要念一遍，一念就念得我汗流浹背。——那上面把我讲得太好了，因此使我很难过。”这个故事很有趣味。因为那个人的神道碑上所说的很多好话都不是事实，把它抹掉以后，人家就不念了，死者也就安心了。有些人总是批评古人有局限性，仿佛他就没有局限性。其实我们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只能根据现代的条件、解决现代的问题。可能提高一点，但是提得太高，就要犯“左”的错误；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力求提高，搞点跃进，就要犯右的错误。在《文学遗产》专栏中有篇文章讲陶渊明，为什么当时不去和九江、鄱阳湖的起义军结合，却坐在那里喝酒？因此认为陶渊明的诗一无是处。简单的几句话，就把陶渊明给否定了。那么我请问你，为什么你那个时候不参加共产党、不参加解放军呢？是不是我们这些参加共产党比较早的人，可以取得资格训这个训那个呢？这样谈问题，简直是无聊！只要他们有一些贡献，在某些方面有些积极的意义，可以对我们有些好处，我们就应当加以发扬。他们的某些缺点，也可以作为我们的教训。我们要善于读古书，善于正确对待历史人物。也不要“笔下超生”，把曹操、武则天写成十全十美的人物。有些人要求什么东西都要有人民性，只是有人民性的东西才加以垂青，没有人民性的就认为不值得去研究。有人民性的固然要研究，没有人民性的也要研究，可以作为材料嘛。曾国藩有很多东西很值得我们研究。他是个反革命，但是他能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说明他在军事上是有一套的。他在他的《曾文

正公家书》中说，兵凶战危，用兵是不得已，最好不要打第一枪，这是很有见地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研究？毛主席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还要向地主学习，向资本家学习。我们搞工业就不如资本家。资本家有成本管着，他们精打细算。我们有些人是大少爷作风，就赔本。

人类社会都是从局限性出发，又突破局限性。可以搞一个跃进，但是一个新的局限性又来了，又要不断地突破。这就是不断革命论。毛主席讲过，我们在北伐战争阶段看当时的情况是看不清楚的，只有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阶段再来看北伐战争阶段的情况，就看得比较清楚。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阶段看当时的情况，不能完全看清楚，只有到了抗日战争阶段再来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我们做上一阶段的事，要看到下一阶段；但是不可能把下一阶段的事完全看清楚。我们本阶段的事情，也不可能完全看清楚，常常要在下一阶段才能看得清楚。这一阶段的任务是不能全部完成的，有些要留到下一阶段去完成。这些话是比较科学的。

二

第二个意见是关于写历史剧问题。

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见《自然辩证法》）毛主席也说过，我们对于古代文化遗产，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批判地接受，不要一笔抹煞，不要随便篡改，把它搞得面目全非。原封不动，完全不改，也不妥当。《杀子报》、《清风亭》中的《雷击张继保》这些戏演起来有什么好处？就是川剧的《孝琵琶》，不加以改编，也不会

有好的效果。因为它们的意识形态和现在相隔太远，违背了“古为今用”的原则。但是，有人说也不要把古人穿起“西装”，穿起“人民装”，赋予他们以现代的意识形态，这些话我很同意，很值得大家参考。我觉得现在有些人不仅在旧戏里找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在里面找毛泽东思想。这样就会搞得没有戏了，旧剧——古典戏就要在我们手上糟蹋掉。所以，要以历史还诸历史，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从中研究、取出对我们有益的教训。

戏剧要给我们愉快，给我们艺术上的满足，不是作为政治课来上。工作八小时以后看一出戏，从中得到一点“逸”，使劳逸结合，满堂欢喜。即使是悲剧，也给人以艺术上的满足。

要承认这些局限性，承认这些条件。不承认这些条件，历史就会被中断，就要被歪曲，就得不到教训。这对我们没有好处。李自成是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他推翻了一个腐朽的王朝。历史上把他说成流寇、强盗、土匪，这是不合理的，一定要翻案。但是，他也不是没有缺点、不然为什么失败？他进了北京以后，做的错事很不少，所以最后只有失败。我们拿现代的起义领袖附在李自成身上干什么呢？黄巢也是个农民起义领袖，我们要替他讲话；但是也不能把黄巢讲得一点缺点都没有。黄巢杀人是很厉害的。我同南京大学一位太平天国史料专家有过一次争论。我在南京的时候，曾经请了几位朋友到南京太平门龙脖子（即紫金山龙颈）去看曾老九（即曾国荃）攻南京时用炸药炸开的缺口。当时李秀成带着洪福瑱——洪秀全的儿子，就是从这个突破口突围出去的。李秀成在军事上是个很高明的人。当时其它地方不能突围，都被清兵把守着，只有敌人进来的这条路比较松些，他就带

着一百二十个人从这条路突围出去了。所以说他很高明，我很佩服他。过去我们突围也常常用这个办法——从哪个地方打进来，就从哪个地方突围出去。所以要研究历史教训。这些地方就是最能古为今用、最有历史教训的。我和这位专家发生什么争论呢？他说曾国藩的反革命军队是十几万人。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守了几年。我说，现在南京城的框框，和当时还是一样的，万把人怎么能够守得住南京呢？说太平军有十几万人，是曾家夸功，那是夸大；但是至少也有好几万人，还有老百姓一起来守，才能守那么几年。有些人总是过分替太平天国辩护。这种话没意思，不能取得教训。更重要的事实是：清军占领了南京已经三、四天，很多人还在屋顶上作顽强的抵抗，打死清朝的兵。并不在于一定说清兵是几十万人，太平军只有万把人。这样说不能令人信服。其实，曾老九也只有两万多人。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到了南京以后，起义领袖就要穿起龙袍做皇帝，逐渐脱离了群众，内部又互相倾轧，这样就失败了。那时中国还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没有马克思主义；虽然那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有大量的篇幅论太平天国战争，但是他们看不到，他们也不可能吸收马克思主义。一律说好，对我们没有好处，不能真正了解太平天国。就是反革命方面，对我们也有许多教训。曾国藩用兵很有一套，在军事上很值得研究。

编写历史剧和改编旧剧，意识形态不能和现在完全违背。完全违背的不要演。那些黄色的东西，宣扬愚忠愚孝的戏，进行反动宣传，是不好的。但是也不要把现代的意识形态加在历史剧和旧剧里面，给古人穿起“西装”，穿起“人民装”；不要到那里去找马克思主义，找毛泽东思想。可演的，基本上不改，可做适当的调整。如果基本要改，最好是写个

新戏。剧作家完全有活动范围，有这么多剧团、剧场，这么多演员，都可以听你的调动。何必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呢？又要去沾人家的光，又想不承认人家，这就恼火了。比如我在大路边有一所房子，落起大雨，你来避雨，我很欢迎，但是你来了就拆我的房子，我就不干。我的房子那怕是茅草棚棚，你也不要拆。你完全可以自己造一幢，去自立门户。这样比较合理，更合乎科学。当然死不改我也不赞成，那就不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

不仅历史上的人物都有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都有缺点。毛主席从来没讲过他没有缺点。民国六年，毛主席写了一篇《论体育之研究》，发表在《新青年》上，哪一期记不清楚了。用的是“二十八划生”的笔名。我告诉荣高棠，让他们在体育杂志上转载。毛主席和我讲：“我写那篇文章时，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那篇文章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分析体育问题的。你们要拿去发表也可以，不过要注意这一点。”后来我就研究这篇文章。文章是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的体育运动的。他对中国的拳术——有人称“国术”，我不大喜欢用这个词——是加以肯定的，认为还是可以作为体育的一个项目来研究。对于西洋的足球、篮球，他也是主张接受的，但是不主张拿这些东西代替中国的东西。他的这个方法就和马克思的方法很接近，所以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毛主席说他年青时受梁启超的影响非常深，就喜欢读梁启超的文章，读《新民丛报》。一九五六年，或者是一九五七年，谢无量老先生到北京来，我们在怀仁堂举行宴会时，把他安在毛主席一桌。谢无量是个落魄的国民党文人。毛主席对他说：“我年青时读过你的很多著作，如《王充论衡》、《中国的六大文学家》，等等。你的著作还不